



## 另類福音真貌——解構猶達斯福音

講者：吳岳清神父（思高聖經學會主任）

日期：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30—5:30

地點：銅鑼灣禮頓中心十一樓，1106室，董思高中心

費用：港幣50元

報名查詢：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 林小姐 電話：25606622

額滿即止 不設現場報名



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通訊

2006年5月號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

電話25606622 圖文傳真25690188

網頁：<http://www.dolf.org.hk>

### 編者的話

各位讀者：

今期的文章原是歐陽旭鳴先生寄往公教報的投稿，但礙於文章篇幅太長，難以吸引讀者細看，加上公教報的稿件也很多，故(暫)未能把文章刊登。

編者徵得作者同意，將他投稿的文章刊登在這裡，讓大家可以分享到他對信仰上的熱愛，他投稿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的教會、教友及神長們在信仰的培育上多作自我反思，積極燃點我們對教會及福傳上的責任。

### 香港教會是生氣勃勃，還是暗藏被邊緣化的危機？

歐陽旭鳴

當教區仍在歡慶我們有一位新樞機和傳媒專注中梵建交等政治問題的時候，我以下的文字可能有澆冷水的味道。對香港有一位樞機感到興奮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例外。但一個嚴肅的問題立刻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按福音的精神，一位樞機的誕生和一位教友的誕生，哪樣更值得歡樂？畢竟在基督的教會內，我們的意識有時是應該超越世俗經濟的「物以罕為貴」的定律吧！耶穌的教訓隱隱地告訴我們，重要的不是誰「坐在祂的左右」，而是我們應該怎樣領受祂的「杯爵」（谷10：38 ff）。作為全球最大華人教區（這也許是教宗委任我們的主教當樞機的原因），我們怎樣領受了耶穌給我們的「杯爵」？很多人讚譽我們是一個很有活力和朝氣的教會，這究竟有多少是事實？以下是一些個人體驗，其實不是甚麼真知灼見，而是在不同聚會中聽過不知多少次的分享，只不過很少來一次總檢閱罷了。有些現象我嘗試和基督新教的事例對照，我不是要作盲目的比較，但參考別人的經驗來了解自己的問題是必須的，我嘗試從三個層次去看我們的實況：

#### （一）基層教友層面：

先從量說起，我剛在教區的考核禮聽到一些神長們沾沾自喜地宣佈今年有2450位候洗者，立時引來掌聲雷動，但大家可以算一算，以這樣的增長，就算沒有教友身故，要多少年才可令香港十分之一人口成為教友？然而事實卻是：三十多年前我入教時，教友人數號稱有26萬，但今天呢？是23萬多。同一期間，香港的人口由400多萬增至現時的近700萬，我們有認真問過原因和努力面對嗎？兩年前「教總」提出過「福傳年」的指標是一萬位新教友，現在是提也不敢提了。與此同時，我看過一段基督教的報導，他們過去十年的年增長率是10%左右，他們還說不太滿意。也許有人會質疑，基督新教教派林立，根本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但個人經驗也告訴我，現時碰到新教徒的機會遠高於公教徒，其中十多歲至四十多歲的階層，和一些服務人靈的行業，如教師、社工、醫護界尤甚。我認識在天主教領了洗而過了檔的為數上百；從基督教轉過來的，卻連五個也不到。在外國留學時加入了當地團契的更比比皆是。至於質的方面更是不堪提，就以一般教友學生為例，常到聖堂的只佔少數，能思考自己信仰的更是鳳毛麟角。很多天主教同學會的主席和幹事都要由比較積極的非教友擔任。基督教的兄弟姐妹較我們認識聖經和樂於見證信仰已不用說

，他們的團結和內聚力更令我們汗顏，他們可以在各行各業和辦公地點組織起來，甚至我們認為較難植根的行業，如紀律部隊、演藝人、金融行業、戒毒人士、前黑社會成員和更新人士(在囚人士)，也有他們的團契。反觀我們，羅蘭、葉麗儀和張德蘭三位天主教徒是我們的典範，但他們卻只能單打獨鬥，孤掌難鳴。另一方面，我以前也聽過一些批評指基督教信友不重視神修，只知拚命佈道，拉人入教，但今天他們有學者大力提倡聖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神秘學，更諷刺的是，使用我們的靜修場所的，基督教的兄弟姐妹是遠較我們多!

(二) 教會中層方面：

聖召缺乏不用我說，我們通常歸咎於現代社會的小家庭制度，和需要司鐸獨身的嚴格要求。但這真是問題的癥結？還是因為我們基層教友的信仰薄弱？在學術培育方面，就以聖經為例，自傅和德神父、韓承良神父、梁雅明神父先後安息，嘉理陵神父病倒後，大師級的聖經教授真是買少見少了，早前公教報就報導說思高聖經學會瀕臨結束，要勞動教宗出手相救，但更大的問題是現有少數的學者也僅局限於神職人員，平信徒絕無僅有。反觀我們已分離的兄弟們，情況大不相同。就以經常在公教報刊登廣告的中大崇基神學院為例，她的學者人材濟濟，涵蓋各個學術領域，而且大多是平信徒，而該學院也只是十多所神學院其中之一而已。我們的教友在各級學院進修聖經和神學的數以百計，我們已很雀躍，但基督教的兄弟們卻是接近萬計。正如一個國家的國民質素取決於教育的普及程度，教會和她的教友也是一樣吧。在利用傳媒方面，我們更是遠遠落後，基督教出版的書籍刊物，無論質與量都遠勝我們，就連介紹德蘭修女的書刊，她們出版了好幾種，包括傳記和漫畫，而香港教區以我所知連一種也沒有。電影方面，她們每隔數年便有一部本地創作的福音電影，屢獲好評，如《生命因愛動聽》、《生命揸fit人》、《天作之盒》等，相反由張艾嘉演出，有天主教色彩的《地久天長》，我們卻不懂大力推廣，善加利用。電視方面，她們租用了有線電視一個頻道，稱為「創世電視台」，近期也在無線和亞視播出「恩雨之聲」、「地球深度行」和「視博恩」，而我們只能每周佔用一個小時段，這已是視聽中心的兄弟姐妹們在資源奇缺下，盡了他們最大努力的成果。

(三) 教會高層方面：

在我們教友看來，教區最大的成就和目標是蓋建美輪美奐的聖堂。我自己所屬的堂區是借用學校禮堂作彌撒中心的，當然希望有自己的聖堂。但我仍然要問，花近億元建一所聖堂是最迫切、最能拯救人靈嗎？好像我們的姊妹澳門教會，她們擁有一些美麗和有歷史價值的聖堂，但最年輕的神父也是十多年前晉鐸的，現在一位修生也沒有，教會成了文物管理人，最受惠的反而是澳門旅遊業! 主耶穌說「祂自己才是聖殿」的道理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回說香港教會，除了建聖堂外，究竟我們有沒有願景，有沒有清晰的方向，恐怕一般教友，包括我在內也說不出。《邁向光輝十年》、《香港教區會議》的文件和「福傳年」等究竟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實質的方針？有沒有檢討過香港教會和教友欠缺了甚麼？現在的基層教友需要的又是甚麼？就以上面提及的現象為例，為甚麼我們的教友不思進修呢？教會給了甚麼支持？設立幾個獎學金根本是搔不著癢處，他們需要的是在教會架構內一份認同和學以致用的機會，我所知在「日神」、「夜神」拿了學位的，沒有幾個在教會內全職服務，這猶如唸完醫科卻只能在工餘時當義務救護員，你說浪費不浪費？是不是窒礙教友的進修意欲？反觀基督教卻開設大量的職位專責不同的事工，我就認識幾位朋友受聘專責編輯學校宗教倫理課本，而我們卻依賴現職老師利用工餘擔任同樣工作，質素自然給比下去了。又拿另一個實例，我和一群教友在二十年前創辦了「德蘭書屋」，只是瞎撞亂試，虧蝕了六、七年後結束。接著一群神哲學生開辦了「瑪納園」，過了不久也結束了。今天又有一群熱心教友開辦「塔冷通書室」

，環境幽雅，實在辦得不錯。以上三群人都是眼見教會內的閱讀風氣薄弱，希望能給教會注入一點新氣象。教區究竟知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陳主教又知不知道呢？如果知道又是不是支持呢？如果支持，又有沒有用一些實質行動為他們打氣和推廣呢？正如陳主教曾說：「為弱勢社群出聲，有時要大聲和出位一點。」那麼，主教又會不會為我們教會內的弱勢社群出一點聲呢？

說了這許多負面的話(其實可以列舉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有些神長和教友可能覺得不是味兒，認為我是危言聳聽、言過其實，但如果有兄弟姐妹能以確證指正我，我歡喜還來不及呢！且容我借用主教的話：「極其量我是有些多咀，但我是愛教會的。」我只是希望大家不會沉醉在表面的風光，而忽略了我們確實有逐漸被「邊緣化」的危險。再者，我絕對同意，教會的問題不只是教會當局的責任，而是每一個天主子民的責任和使命。因此我也希望在此提出幾點粗淺的意見：

(1)我們可不可以化點錢，聘請一些有專業知識的人為教會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讓我們充分了解基層教友的境況、他們對教會的看法、意見和需要，好讓我們能制訂一套適切的牧民方針？

(2)我曾不只一次向一些神長表達我們需要一所類似中央圖書館的綜合資源支援中心(4月6日讀者心聲的Clare教友也有同感，現時在一些修會和學院也設有圖書館，但都不是對外開放，而且交通極為不便)，這不僅可提倡閱讀進修，更可為在堂區、學校等機構服務的人員提供支援。這構想當然所費不菲，但我認為以一所新聖堂的經費來換取這樣的設施還是值得的。

(3)全面檢討教會的人力資源政策，有系統地開設一些職位，讓受過專業訓練、有神恩和有使命感的教友全職投入服務，取代那些教會機構內，依賴「義務客串的免費勞工」、「山寨廠式」的運作模式。長遠來說，教會應盡量信任和倚重合適的平信徒，在教區和堂區層面以全職身份掌管規劃與執行的工作，讓神職人員專注於牧靈工作。伯多祿的話：「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我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役。」(宗6：2b, 4)是有一定道理的。

(4)為那些自發、值得鼓勵推廣的教友事工提供實質和精神上的支援，例如上述「塔冷通書室」，教區可否考慮在《公教報》撥出一定的版面，讓他們免費或廉價宣傳他們的訊息？

(5)有人會問：以上的建議事事需財，教區何來這麼多的錢？這就要考驗我們的信德了，耶穌不是說過，只要我們尋求的是天國和她的義德，其他一切天父自會加給我們嗎？(瑪6：33) 其實現時一般教友的捐獻是嚴重偏少的，以我自己為例，不要說像一些基督教徒的拾一奉獻，就連百分一也沒有。我不是不願付出，只是覺得捐獻大部分用來繳付聖堂的「燈油火蠟」和神父的生活費，根本不用這麼多錢。如果教友知道教會有一套完整、具體而目標明確的福傳和牧民大計，我絕對相信教友是會慷慨奉獻的。我知道單單「創世電視台」一年的經費是以千萬計的，為甚麼只是一個「影音使團」(它不是一個大教派)就敢於承擔這一重大使命？就是他們在籌辦時，已不斷郵寄資料(連我們天主教的學校也收到)，詳列計劃預算，大力呼籲捐獻和禱告，並定期公告籌款進度。這樣，他們的信友自然有一份參與感，計劃自然水到渠成。德蘭修女不是也說過，她的修會需要大量經費，但她從沒有擔心過。歷代的修會會祖聖人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經驗實在值得我們參考。